



人生就是一次生命的燃烧

王蒙



从生命个体来说,我们能够支配的关键岁月不过那么几十年,然后再无第二次机会。对于人的一生来说,那就是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。生命由于它的短暂和不可逆性、一次性而弥足珍贵且神奇美丽。虚度这样的生命,辜负这样的生命,是多么愚蠢!一个人丢了一百元人民币都会心痛,那么丢失了生命中有所作为的可能,不是更心痛吗?

在儿童时期,人们的差异并不太大,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。此后呢,差得就愈来愈远了。有的虚度光阴,深悔蹉跎;有的怨天尤人,闷闷不乐;有的东跑西颠,一事无成;有的猥猥琐琐,窝窝囊囊;有的胡作非为,头破血流……有几个人成功?有几个人满意?有几个人老后能够不叹息: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!

而人生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的结局,大体上在青年时期就可以看出点端倪来的。青年时代,谁不愿意投入生活、投入爱情、投入学习、投入事业、投入社会、投入人间?即使生活还相当艰难,爱情还隐隐约约,学习还道路方长,社会还明明暗暗,人间还有许多不平,你也要投入,你也要尽力尽情尽兴尽一切可能,努力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到也应该争取到的,使你能够得到智慧和光明,得到成绩和价值。

我并不笼统地赞成古人立大志的说法,但你总该希望自己对社会对他人对民族对人类多做出一点贡献,至少是确实竭尽了全力,就是说至少是充分燃烧了,充分发了热放了光,充分利用了使用了弘扬了你的有生之年。一个人就是一种能源,人的一生就是燃烧,就是能量的充分释放。燃烧愈充分愈好。

从无光热,不燃而去,未免是一个遗憾;而刚一冒烟儿,就怠工熄灭了,能不痛苦吗?

人生就是生命的一次燃烧,它可能发出绚丽的色彩;可能发出巨大的热能,温暖无数的人心;它也可能光热有限,却也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发一分电,哪怕只是点亮一两个灯泡,也还照亮了自己与邻居的房屋,燃烧充分,不留遗憾。而如果你一直欲燃未燃,如果你受了潮或者发生了霉变,那就不但燃烧不好,而且留下大量的一氧化碳与各种硫化物碳化物,发出奇奇怪怪的噪音,带来对人类环境的污染,乃至成为社会的公害,这实在是非非常非常遗憾的。

也许你不能留名青史,但至少应该对得起自己这仅有的几十年;也许你未能立德立功立言,但至少是充分发挥出了自己一生的能量;也许你的诸种努力未能奏效,例如从事艺术创作但未能被社会承认,经商却始终未能成功,从军打仗终于打了败仗,但是最后“结账”的那一天,你至少可以说我尽力了。你的失败如楚霸王垓下之战,非战之罪也。我始终不赞成以成败论英雄,我也不能帮助读者乃至使自己招招皆胜。但是至少你心里应该有数,你是有志有为而且选择了正确的道路,但终因条件不具备未能大获全胜呢,还是你上来就不成样子,无志气,无作为,不学习,不努

力,意志薄弱,心胸狭窄,企图侥幸,却又愤愤不平,终于一事无成?如果是前者,我愿向你致以悲壮的敬意,我还愿意把你的故事写下来,让读者为之洒几滴清泪;如果是后者,谁能纠正?谁能弥补?谁能同情?

一个人的成就有大有小,然而你应该尽力。尽力尽情尽兴尽一切可能了,这就是黄金时代,这就是人生的滋味,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,这就是辉煌,燃烧的辉煌,奉献的辉煌。你尽了力,你就能享受到尽力后的一切可能性,哪怕是“天亡吾也,非战之罪也”的悲壮感和英雄主义。你享受到了尽力本身带来的乐趣,尽了力至少能得到一种充实感成就感,你也就赢得了,首先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的尊敬和满意。如果你是一枚炮弹,被尽力发射出去而且爆炸了,即使没有完全命中目标,也是快乐的;你是一粒树种,落到了地上,吸足了水分养分,长成了树苗,长成了大树,即使没有长到更大就被雷击所毁,你也可以感到某种骄傲,你的形象是一株树的最好的纪念碑,你的被毁至少是一次大雷雨的见证,是一个悲剧性的事件。

人生是一个过程,是一个时间段,是一次能量释放过程,重在参与,重在投入,重在尽力。胜固可喜,败亦犹荣,只要尽了力,结账时的败者,流出的眼泪也是滚烫的、有分量的。而没有尽力,蹉跎而过的人,那可真是欲哭无泪了。

作者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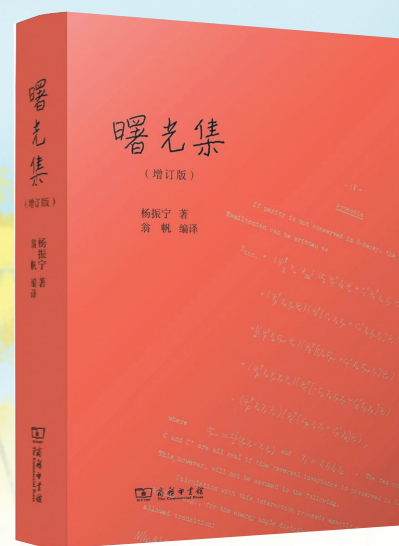
王蒙,男,河北南皮人,祖籍河北沧州,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平(今北京市)。中国当代作家、学者,文化部原部长,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。

先生说了句人间美好

今天距离先生去世已经半年有余了。以前我经历过祖父祖母、外祖父外祖母的离世,只是我与长辈们的交集不是很多,加上当时年纪尚轻,虽然悲伤,却很快走了出来。先生的离世,是我人生第一次深刻体会到“死别”是什么。今天,看着《曙光集》和《晨曦集》,我很庆幸先生留下了这两本书。这两本书不仅是先生的心路历程,也是我们一起的记忆。我记得当时在准备《曙光集》的文章,先生问我可否翻译其中几篇文章,我欣然答应,然后回到各自的书房干起活来。记忆中那段时而一起讨论,时而各自伏案的日子很是美好,窗外的阳光、树叶还依稀可见。

这次翻阅《曙光集》再版的校样,我比以前多了一些小“发现”。再读《中国现代文学馆与鲁迅头像》和《归根反思》时,我才意识到当年先生带我去中国现代文学馆看鲁迅的雕像,去北京人民艺术剧场看话剧《李白》,都是他看过后觉得特别喜欢,又带我去再看一次的。以前我以为我们都是第一次观看,今天我才意识到:是他把他觉得好的东西介绍给了我。2008年的我很粗心,并没有领悟到这些时间差的微妙之处。

书中还有两封先生与黄昆之间的通信。他对黄昆说,他知道黄昆得奖后,黄昆“不会那么样的高兴”。我突然想问先生,他的意思是黄先生淡泊名利,还是还有别的故事?这念头一起,却发现斯人已去,无从提问。过后,我问了信件的翻译者朱邦芬院士,他回答:“他们两人心是相通的。”杨先生知道黄昆对大奖不很看重。细想一下,来不及好好问先生的话还有很多。记得2024年我去看望陈越光老师时,陈老师建议我可以考虑多问问先生对于一些历史性人物的看法。陈老师的想法很宝贵,毕竟先生当时是在世的、极少数与新中国历届最高领导有过



译,商务印书馆2026年8月出版
《曙光集》(增订版),杨振宇著,翁帆编

接触的人之一。可惜先生在2024年心脏已经比较脆弱,一想到“认真”的聊天会让先生更加疲倦,我便放弃了这一想法。先生离去后,我有点后悔,只是假如重来一遍,我想我还是会放弃这个想法。今天回看先生在2007年接受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的采访,很是佩服先生的远见。先生说中美关系是他最关心的课题。他说中美关系在二三十年内不会出大问题,四五十年后他不敢预料,因为人类会面临资源问题、能源问题等等。现在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,中美虽有摩擦,两国关系一直控制在理性之中。而能源等问题,已经引起目前世界秩序的混乱。

二十年前,先生在《在浸会大学的一次发言》中说到:“我常思考:今天人类好像坐上了一系列高速的

火车,由科技推动着,猛进,加速,加速,继续加速。会不会大撞车?”先生又说:“今天,我意识到这种不安恐怕是虔诚宗教信仰的原动力。”早在1988年,先生在美国著名记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Bill Moyers的采访中说到物理方程式与诗的相似之处:两者都是把错综复杂的现象或思想浓缩起来。先生向来热爱物理,也酷爱诗词。也许,这可以解释先生在医院的最后时光里,保留在身边阅读的两本书是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和《宋词三百首》。在这个采访中,先生还说到当他面对“一个浓缩的自然秩序时”“会深深感到敬畏”“你有一种这本不应该让凡人看见的感受。我经常把它形容为最深的宗教感”。也许,科学家最后容易回归到更加抽象的哲学与文学。想来是万相皆一相的道理。

先生走后这段时间,我对于生命、生命的意义,多维的宇宙多了些思考。我想,先生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是很幸运的,他看到了宇宙的奥妙,“看到一些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”。他作为一位中国物理学家也是很幸运的,他看到自己的民族从四分五裂受人欺凌到今天团结自主强大的状态。在这过程中,先生尽了自己所能尽的责任和担当。先生曾经跟我说:“现在我年纪大了,回望我的一生,我对自己是满意的。”这句话与后来先生于百年诞辰之际回应邓稼先的“千里共同途”是一致的。先生此生无憾,对我们便是最好的安慰。

《曙光集》再版,心中百感交集。从下午提笔到此刻,夕阳西下,窗外正是灯火阑珊时。记得有一天晚上,先生与我在一处高楼俯瞰万家灯火,先生说了一句:人间美好。

翁帆 2026年4月于清华园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